

“饿”书之忆

□ 郜正钦

我生于1955年仲秋，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伢子。一般说，乡村孩子多半热衷于上树掏鸟、下河摸鱼之类，我却偏偏喜欢趴在“书”里寻找自己的乐趣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就迷恋那些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小人书（连环画），其吸引我的“魅力”，最初是绘制得栩栩如生的事物图像，再是惹人艳羡的刀枪剑戟、飞机大炮等古今兵器；后来是神奇美妙、如梦如幻的寓言或童话，最主要的还是那些惊险刺激、刀光剑影的红色革命故事。到了读五年级，特别是进入初中后，随着词汇量不断增加，理解能力日益增强，小人书已不再是我“看书”的首选，取而代之是动辄数十万字的“大砖块”，诸如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《敌后武工队》之类长篇小说。尽管仍有许多字不识，许多词不解，但我手不释卷读得津津有味，坐也看、站也看、走也看、躺也看，甚至连吃饭都把书摆在手边。显而易见，它们的“魅力”已不再是连环画中的图像、兵器、寓言或童话之类，而是引人入胜、摄人心魄之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、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；尤其是对人物命运的走向与结局之深切关注和追究，还有初入懵懂爱情地域的青春期对书中“爱情戏份”格外地敏感与好奇……而由这些交织一起并转化为一种难以抵御的强烈的心理倾向——书瘾（或称“嗜好”），撺掇我近乎疯狂地去看书、想书、寻书、求书……

不难看出，若把所有书籍喻作“食粮”，我钟爱的“粮食”无疑为文学作品。而对于一位在读学生而言，能在课外积极、广泛地阅读此类作品，至少对提升语文能力大有裨益，老师也不会阻止。

无奈生不逢时，那时别说拥有现在这样藏书甚富、琳琅满目的图书馆，就连县城也仅有一家“新华书店”。退一步说，即便站在这家书店的书柜前，恐怕也没几人舍得掏钱买上一两本。我家那阵子老少八口，仅靠母亲挣工分和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父亲的微薄工资维持生计，莫谈有钱买书，就连油盐酱醋的开销都得精打细算。

无钱购书自然让我的“书源”十分贫乏，常常遭遇“断供”的危机，如同人被“断粮”后陷入“饥饿难耐”的窘迫之地。好在我没气馁，更没打算放弃，俨然一位不甘挨饿的断炊者振作精神，东寻西觅、见缝插针，主动而又勤奋地去找、发现和获取“粮食”。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有三条供书“途径”为我改善了“书源”贫乏的现状。其一，出于友情，许多知心伙伴无偿赠送或赠阅我一部分图书。如今还躺着书柜里的《鲁智深》《刘黑

仔》等十多本连环画以及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等几部长篇小说，就是那个时期好友们奉送的；关键是它们还成为我在第二条“途径”中的主要运作资本。其二，用手中的存书与别人作“等量定时”交换，即交换数量相等，既定时间返还。这是一条“广开书源”的佳径，一是它交换者众多，“换”完了本班同学，再经人搭线，可与其他班级的同学“交易”。再是它系两厢情愿的公平“合作”，一本换一本，按预定时间完璧归赵即可，一般不存在“扯皮”“纠结”之类的不愉快。其三，忍痛割爱，用心爱的玩物作“抵押”（前提是对方也喜欢这玩物），从对方那里获得昼思夜想的书籍阅读机会。我曾用一副平时爱不释手的军棋，从邻班一位同学手中“抵”回一套限时五天看完的《岳家军》系列连环画6本；也曾用一堆把玩得黝光透亮的皂角籽，从一位低年级同学那里“押”回一部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饱“餐”一顿。只是有件事至今还让我耿耿于怀，那次我自己最珍爱的“火炮枪”，从一位大个头高年级学生手中“兑”回一本我那时渴望一读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，谁知按约定时间归还时，他竟横眉怒目指责我弄脏了他的书（某页边缘不慎滴了一点墨水），不但给了我一个耳光，要回他的书，还蛮横地扣下我的枪作为赔偿。为此，我难受了好些时日……可以这样说，是这三条“途径”（特别是第二条）的运作与帮助，改善和优化了我课外阅读的条件和环境，以维系我与（课外）书缔结的这份“情缘”，但又不得不说，它毕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私人交易活动，交易“时有时无”或“有断有续”是常态。从整体看，我的“书源”仍处于“供不应求”状态，对书的感觉仍是“饿”，渴求依旧强烈……

或许感动我对书的一片痴情，抑或同情我寻书、求书过于辛劳，命运竟意外地“赐”予我两次“饱餐履足”的机会。第一次是念四年级时，因我是班文体委员，班主任将数十本图书交我管理。真如天上掉馅饼一般，我喜出望外，随心所欲地在群书中涉猎自己心仪的“对象”。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小铁道游击队队员》等许多作品就是在这里“唔面”的。只可惜两个月后，班里配置了专职图书管理员，我的特权随之失却了……第二次约在1968年春，某天放学后我去父亲单位“收购门市部”，很意外地在囤货仓库里发现一墩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。当即我的眼睛都绿了，就像断粮数日的人突然发现一桌色香味俱全、诱人垂涎欲滴的美味珍馐，迫不及待地扑上去“狼吞虎咽”起来。这堆书散发

着浓重的“旧货”气味，有几本竖版线装书至少有150多年历史；依稀还记得其中有清代印刷的陆游等名家的诗词歌赋，可惜我那时不懂得它们的金贵，只顾在书堆“发掘”能让自己心动（小说类）的作品。一连二十多天，除了上学上课、吃饭睡觉，我都趴在这座书山上“饱食足饮”。诸如竖版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这两部（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）长篇名著，和《杨家将》《水浒传》等系列连环画的部分单集，以及中文版的俄罗斯童话诗《小驼马》和印度古代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就是在这里初识“面容”的。只是几天后，这堆书被工人们扎成捆搬上车运往外地。我闻讯后黯然神伤，扼腕叹息，可惜呀，我还有好多书没开始看呢！却又无可奈何！

这种可遇不可求的“机缘”再未出现过，倒是无偿为我“解饥、解馋、解急”的供书人有好几位，其中三人最让我难以忘怀。第一位是我的堂哥。那年（约1968年秋）他去省城学习培训，临行时间我需要买点什么，我不大好意思说想要一本（连环画）《铁道游击队》第10集。不想半个月后他结业返家，不但帮我买回了那本连环画，还送我一套崭新的系列连环画《林海雪原》（6本）……第二位是我初中二年级女班主任叶老师。某天我去她办公室找她问一道语文题，偶然发现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刘流著的《烈火金刚》（下册）。这可是我当时四处寻觅，望眼欲穿的书啊！我红着脸壮着胆向她借阅。她爽快地说：“可以，但不能影响课堂学习。”之后，她还陆续借给了我《三家巷》《红旗谱》，这两本都是“三部曲”的长篇，只是她手上没有它们各自的后两部，给我留下无法追至故事“大结局”的缺憾……第三位是我邻村那位尤爱外国文学的光才哥。他长我8岁，平时我们相识却从未打过交道。那天乘车去县城恰巧我们坐在一起。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不免有点艳羡地伸手去摸了摸封面，不想他很认真地问我：“想看吗？”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“拿去！”没料到 he 居然一抬手把书塞到我的手里，不等我回话便滔滔不绝起来，历数外国小说故事如何如何精彩，描写如何如何细腻之类。更没想到，之后几个月内，他竟不约而至登门连续给我送来《牛虻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……不难理解，他们值得我铭记于胸，因为他们对我的帮助是慷慨的、真诚的。

同样，我也可用“事物两面性”的哲学思维来解读我的“饿书日子”。一方面，它既给我的身心带来苦涩、无奈、困惑、酸

楚、纠结、等“不适”甚而“伤痛”，另一方面，它又让我的个人品行、意志、修养得以规范、磨砺和提升。譬如：书是向别人“借”或“换”来的，我会格外珍重它、爱惜它；担忧时间不够，人家届时催讨，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阅读，从不拖三拉四；虑及书来之不易，且时间有限，我会聚精会神、一字不落认真读，反复看；遵从事先约定，我会如期将书归还人家，恪守“诚实，守信”原则。再如：当青黄不接“主粮”完全被“断供”时，我会秉承“饥不择食”生活法则，主动、积极地寻求平素兴味不很浓的“辅粮”将养自己。十来年间，我陆陆续续阅读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火星》《海底世界》等科普作品，以及涉及医学、哲学、心理学等领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，一则可以填充“饥腹”，再则可以丰富知识，扩大知识面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将这些“饿书日子”里的所有“遭遇”，视作人生之旅中的一种特殊历练，不但能收获多方面知识，还能在“历练”中涵育和打造坚持不懈、知难而进、刻苦认真、诚信处事等优良品格，为之后融入社会、投入工作奠定扎实基础，受益终生。

很认真地说，我对那个年代缺少少喝的“饥饿”印象不深，却对书的“饥饿”付与我的甜酸苦辣难以忘怀。特别是“无书可读”时的焦灼，和“想读的书无以致”时的牵挂，如今想起来，心里仍有一团火似的隐隐作痛。但我又很坦诚地说，我从未后悔自己拥有这种“书瘾”，当然也不计较它带来的“沟沟坎坎”。因为我信奉和崇尚“书是知识的海洋，是智慧的源泉，是进步的阶梯”，深信这种“嗜好”是一种对人百利而无一弊的高雅“兴趣”。故而，我还将这些“观点”一一传递给我的儿子们……

如今，书源充足，人们手头也宽裕，自然再无“饿”书的故事发生。我亦继续我的“嗜好”，利用退休在家赋闲的充裕时间，一是重温一些已经阔别数十年的经典名著，与书中的人物邂逅，再度与他们一道走进故事；二是完成一些多部（卷）巨著未阅部分的续读，让曾经牵肠挂肚的“剧情结局如何”完满降下帷幕。同时，我还肩负一项特殊使命：如果我的孙儿们对书籍漠然，或者像有的孩子那样，将成套成捆的书束之高阁，甚至原封不动送进废品回收站。我定然会板起脸孔，像当年教诲他们父亲一样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实例，告诫他们读书与人生关系密切，切不可视其无足轻重。至少要让它们懂得书是人不可缺的精神“食粮”，“饥”时要求“饱”，“饱”时莫忘“饥”！